

林社長：

來信敬悉。上週因扁桃腺發炎，服藥後發炎的部份是控制住了，但是身體却像洩了氣的皮球，走起路來眞有古典美人「弱柳扶風」的姿態，所以只好向同學們告假。我自作聰明，以爲是Tetracycline作怪，大夫說：「你看它在膠囊內不是挺安份的嗎？如何放進你的胃裏就作怪了呢！」我無言以對，盜了一身冷汗。

昨夜，興大長虹社劉社長前來舍下，要我寫一篇有關「吉他」的文字。今天接讀大函，大意略同。

我早在幾年前就想寫些介紹吉他的東西，却一直沒有寫成，實在是有感於自己認識尙淺，腹笥猶儉，輕易不敢操觚，以免貽笑方家。

不過，在信上和你談談我的三兩感慨，是可以的。

吉他一詞，原是英文“Guitar”的譯音，照英文的讀法，重音應落在第二音節，但國人（日本人也大致如此）往往將重音放在前端，而讀成「拒打」。有時我們讀出正音，反教許多朋友瞠目不知所云。怪哉！

孔子說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又說：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」。因此，我也先從正名的方面下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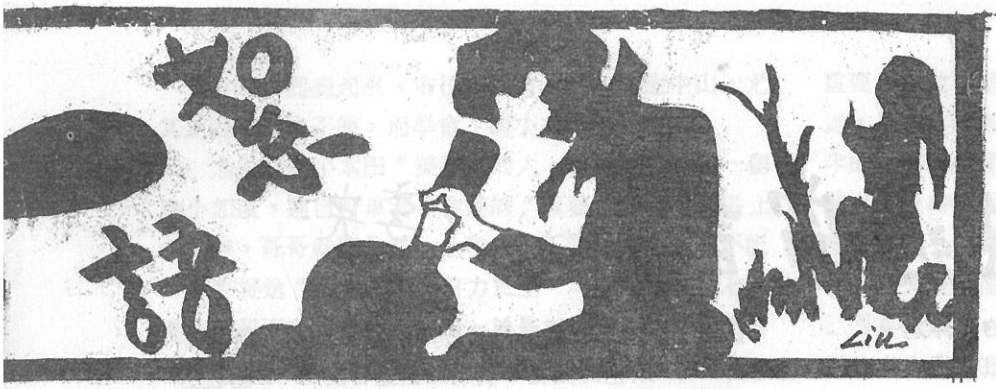
按，吉他在國內有音譯爲「結太」或「吉他」，也有意譯爲「六絃琴」者。我以爲前者譯得委實不雅，後者比較能達意。再說，我國歷經幾十年的兵燹烽火，到如今國難正殷，所謂「彼得」或「吉他」等名詞都是極不合時宜的舶來品。自身都是泥菩薩，爲什麼還滿口的吉「他」，或讓「彼」獨「得」呢!?

倘日後，六絃琴的名稱能取代吉他一詞，我想對這個樂器的地位多少有點幫助。

吉他在台灣開始普遍流傳時，是以熱門伴唱的姿態進來的。多年前英國的披頭合唱團風靡全球，他們的玉照，總有幾支吉他陪伴。時下的美國嬉皮，又時常携帶吉他參加示威（唱反戰歌曲）。我們在電視上能夠欣賞的吉他演奏經常是幾個男女不分的青年，抱著吉他作出許多令熟讀四書的長者作嘔的醜態而已。尤其在日本影片可以進口的時代，吉他又搖身一變，成爲武打片中的「暗器」。我年幼時曾隨家祖父習武，稍諳國術，所謂「暗器」者是不入流的。

因此，許多長輩都嚴禁子女學習吉他。若學有餘力想研習一二樂器，則非選擇鋼琴或小提琴不可。君不見，許多朱門大宅的客廳都端端正正的擺正一架鋼琴。如果問主人：爲什麼沒有人彈。他會告訴你那是爲未來的孫子預備的。

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咸認吉他是「非善類」的玩物。中國有句古訓：「玩物喪志」。我在中學擔任訓導工作，竟教人彈這種玩物。難怪同行中有人問起：「你彈吉他啊?!」的時候，眼鏡就會溜到鼻尖上。吉他何辜？受此等奚落！



也曾聽人這麼說：「彈吉他，還要跟老師學？多看幾回電視不就得了！」我想，古人擊筑，莊周鼓盆而歌難道都是看來的？爲何彈吉他就不必學？

根據考證，吉他原是阿拉伯人的樂器，早在八世紀初即傳入伊比利半島。至今，世界上名演奏家多出自西班牙。如Seqovia，Yepes等人是。

在樂器當中，吉他是最古老的樂器之一。吉也在伴奏的功用上較其他樂器都好。只是它的音量太小，以致較難和其他管絃樂器一齊演奏。近代有許多作曲家嘗試爲吉他寫協奏曲，如Torroba氏的“Concerto Flamenco”，西班牙音樂家Joaquin Rodrigo的「阿蘭費斯協奏曲」（Concerto de Aranjuez）義大利籍的作曲家Mario Castelnuovo-Tedesco的「D大調協奏曲」（Concerto in D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精品。如果有適當機會，我願意向同學介紹幾首著名的吉他協奏曲。

吉他是一種音色極優美的獨奏樂器，玲瓏嬌嫩，演奏的技巧也頗艱深。樂聖貝多芬（Beetoven）曾說：「吉他等於是一個小型的交響樂團。」小提琴鬼才Paganini也善於演奏吉他，他曾寫下許多吉他的曲子，同學們在吉他曲集上看到的C大調小奏鳴曲（Sonatina）即是Paganini的作品。F. Schubert也寫過以吉他伴奏的歌曲，只是在國內鮮爲人知罷了。

在Flamenco式的演奏中，吉他又把西班牙人的熱情豪放的民族性表露無遺。當我們聽到有人演奏“Espana Cani”或是“La Virgen de la Macarena”等舞曲時，我們都會情不自禁的跟隨著音樂的節奏而手之、足之、舞之、蹈之。

近年來，民謠的演唱很受廣大群衆的喜愛，民謠的演唱，以吉他伴奏是再合適不過了。只要我們能規規矩矩的坐下來，懷抱著一隻吉他的姿勢是十分美好的，即使不會彈，那姿態總比坐在一架笨重的鋼琴前面要好得多。謂余不信，回家不妨到鏡子前面照一照。

至於吉他的類別及演奏上的技巧或其歷史，留待日後再談。

即　祝

愉　快

謝祖榕　隨筆

62 03 30

於光明國中

P. S.　本函在辦公室寫成，手邊無參考資料可以查對，如有寫錯人名、曲名或是引喻失義處，請予海涵。至演奏會一事，容另函再談。